

蔡振新說海戰 >>

從錯誤中學習 —瓜達康納爾海戰

著者/蔡振新

海軍官校正期70年班
現為海軍備役上校

日本聯合艦隊突襲珍珠港、及接續對馬來西亞之奇襲登陸，連串的勝利已初步達成日軍在太平洋地區勢力的建構，也迫使英、美陷於守勢，同時規劃F.S.作戰，以能孤立澳洲，並截斷美、澳交通。

美、日雙方在此過程中展現的突擊、防禦、反擊和海、陸及海、空間的聯合作戰，且美軍的兩棲作戰卻有了長足的進步與教材。

壹、前言

自1941年日本聯合艦隊突襲珍珠港、及接續對馬來西亞之奇襲登陸，連串的勝利已初步達成日軍在太平洋地區勢力的建構，同時規劃F.S.作戰，以能孤立澳洲，並截斷美、澳交通，迫使英、美陷於守勢；並以鞏固南太平洋島嶼為基礎，以連續的攻勢，規避長期作戰，迫使美艦隊喪失戰鬥意志¹。而1942年4月18日杜立德率自大黃蜂號起飛之B-25型轟炸機空襲東京等地，亦迫使日本海軍對中途島攻略的注意。而珊瑚海海戰美軍阻止了日軍的攻勢，隨後的中途島一役，使得日軍向海外擴張所依賴優勢的航空母艦部隊，大幅損耗（含艦機及飛行員），除導致失去掌握戰爭之主導權外，也因應軸心國的要求派遣潛艦於印度洋遂行交通破壞（B作戰）²，以阻止盟軍對埃及、蘇伊士的運輸。而其陸軍同時除加緊在中國大陸、緬甸的用兵外，並加強進行對俄應變之戰備，復以對南方地區及軸心國的整備，均造成用兵程度的限制，也迫使MI、AF作戰的中止。

1942年5月，日軍在珊瑚海海戰後，即佔領土拉齊（Tulage）（在瓜島北面20哩處，為所羅門群島之首

府），為因應F.S作戰計畫的中止，原有的水上飛機基地，限於機種與性能，攻擊能力呈現不足，為利於後續作戰發展，只好藉陸上基地的建構與飛機進駐，以能強化對羅門地區的攻擊力，因此所羅門群島的陸上航空基地設置更加迫切，遂有SN作戰計畫（強化航空基地）的發展。同時也發現瓜島為飛機場的適宜地點，對未來南太平洋作戰助益甚大，即於7月16日—8月5日即派設營隊約2700員³，著手建造該島的機場，完成可供戰鬥機使用之長800公尺，寬60公尺的跑道。

當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登陸此一小島，日軍仍未能察覺美軍的意圖，美國並未選擇北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島，亦未運用中太平洋的中途島向其本土揮軍，卻從西南方面出發，沿瓜達康納爾—所羅門群島—菲律賓—台灣—沖繩直逼九州，以長期戰爭為基礎，採持久作戰方式逐漸拖垮日軍戰力。

貳、地理位置與戰前態勢

所羅門群島大約從南緯5度起，自新不列顛以東、布干維爾島、所羅門群島，沿東南方向發展，其後分布各



圖1 瓜達康納爾島週邊地理位置（作者自繪）

大、小島嶼，迄聖克里斯托巴爾島止，分散於海面達600餘哩（如圖1）。

瓜達康納爾島，即位所羅門群島南方之要衝，為所羅門群島之第二大島，島上為叢林與沼澤地所覆蓋，全島長148公里、最寬處為53公里，該島僅北面有足夠平坦的地區可建築機場；該島距日本本土約5000公里、距美國本土約9000公里、夏威夷約5000公里，西南隔著珊瑚海與澳洲相望，距離約2000公里；另西距摩勒斯比港700餘公里，西北方與拉布爾相隔約600哩。

就作戰發展而言，由於島上建有機場，故奪取瓜島並予掌控，美軍可獲得在珊瑚海的制空、制海，進而指向拉布爾，可為西南太平洋攻勢之側翼安全。就日軍而言，亦可鞏固在珊瑚海的制空、制海，確保海上交通之翼側安全，以掩護陸上部隊攻佔摩勒斯比港，進而截斷美、澳交通，對雙方海軍均影響極大。但就日本陸軍而言，仍著重於「五號作戰」（對中國的攻勢），企圖寄望聯合軸心國之攻勢，迫使英國屈服，促使美國喪失戰鬥意志⁴。因此日本海、陸軍在用兵之理念已有衝突。

前述日軍在太平洋第一階段夏威夷奇襲以及馬來半島的登陸，初期的發展順利，均獲超過預期的成功，日大本營即著手第二階段目標，以能強化在西太平洋的守勢，阻止並殲滅美軍西進，除鞏固南洋地區資源的

獲得，及海上運輸之安全外，並確保其不敗之態勢，有利中國大陸及後續陸上作戰所需。因此研擬F.S計畫的產生，就是要攻略斐濟、三毛亞群島及新喀里多尼亞，以截斷美、澳交通為目的；但經歷了珊瑚海海戰、中途島海戰相繼失利下，已產生航空母艦及艦載機不足的警訊，甚至飛行員訓練亦嚴重不足的情況下，F.S作戰計畫遂予延期，並於1941年7月6日中止。在此情勢下MO（對摩勒斯比）的作戰，從海上實施的困難度已相對增加，但作戰的成敗，又關係未來能否自海上截斷美澳交通的重要考量，遂轉而繼續推動陸上攻略（即利號作戰）。同時藉由再整備瓜達康納爾的航空基地，期能由外而內，確保新幾內亞東部、所羅門群島、吉爾貝特島連線之安全⁵。

1942年初，由於日軍在東南亞的發展迅速，致使ABDA（美、英、荷、澳）的盟軍面臨極大壓力，3月17日後，美、英兩國達成，美國在太平洋暫採戰略守勢，並確保海上交通線及重要據點，以及擔負紐、澳之太平洋水域之防衛責任⁶等戰略任務。美軍基於上述任務，將其組織分為西南太平洋（指揮官麥克阿瑟）及太平洋（指揮官尼米茲，兼北、中太平洋指揮官）戰區，其中太平洋方面在分為北、中、南三方面之編組（如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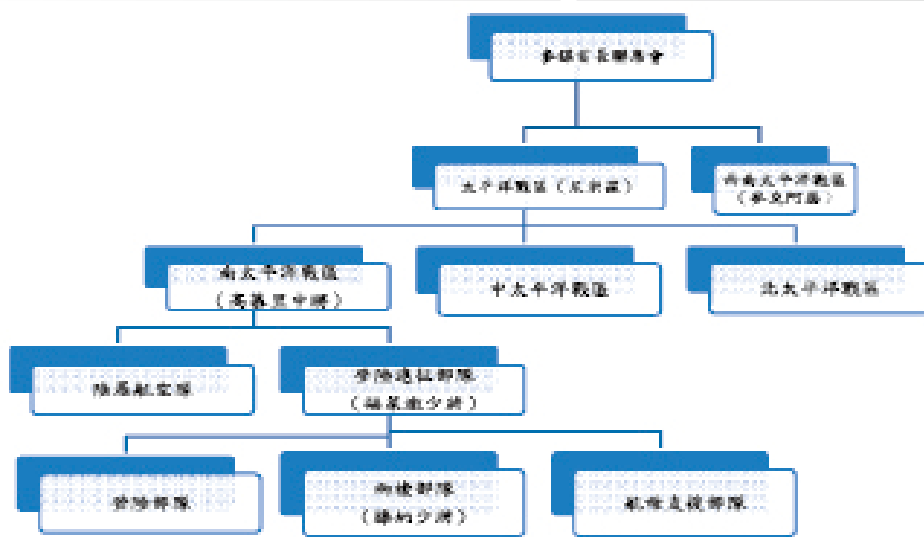


圖2 美軍編組（作者自繪）

南太平洋指揮官由高慕里中將擔任；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於3月30日經核定後，下達為爾後對日本攻勢作戰之基地，同時為阻止日本征服西南太平洋之目的，應保持澳洲之重要軍事地域，及粉碎日軍對美澳航線的威脅，並消滅推進至馬來亞東部、新幾內亞、俾斯麥、所羅門群島之日軍部隊、船艦與飛機⁷等指導等。尼米茲接獲此指導，完成「確保美國與西南太平洋之交通線、及海軍（含航空及登陸部隊）之作戰所必要的島嶼⁸」等指導方針。7月2日，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指示瞭望塔計畫：

一、在8月1日起攻佔新不列顛、新愛爾蘭及新幾內亞。

二、以太平洋部隊為主，奪取聖克魯斯島、土拉齊島，西南太平洋部隊，支援此次作戰。

三、西南太平洋部隊續攻佔所羅門群島、萊伊及新幾內亞東北岸。

四、西南太平洋部隊佔領新不列顛、新幾內亞及新愛爾蘭等地區，並向拉布爾推進。執行第一階段任務時，西南太平洋部隊之戰略線向西移動至159度E（瓜島位於160度E）以利指揮。7月5日，美巡邏機在瓜達康納爾島上空發現日軍正修築機場跑道，情資經參謀首長

聯席會議確認，該處機場將於8月啟用，對爾後制海、制空的影響極大，遂將原第一任務之目標追加瓜達康納爾島。

參、攻防的序幕

美軍在高慕里中將的指揮下，率航空母艦三艘、戰鬥艦乙艘、巡洋艦六艘、驅逐艦十六艘及油船三艘，以及兩棲部隊（人員及物資運輸艦十九艘、巡洋艦八艘、驅逐艦及護航驅逐艦二十艘、登陸部隊約19000人），並先於斐濟群島實施乙次登陸演習，以訓練及充實兩棲作戰能量；隨後編編瞭望塔作戰的兵力，分由那美亞、雪梨、威靈頓、珍珠港及聖地牙哥起航，於1942年8月7日分別在土拉齊及瓜達康納爾島水域突襲登陸，當日下午1500時已佔領機場，次日完成佔領。

日軍對於美軍的行動僅以「局部登陸作戰」的判斷，認為擊滅美登陸部隊係輕而易舉之事⁹，但日本海軍卻認為島上的飛機場對未來的制海有極大之影響，案經日本第八艦隊及陸軍第17軍【主要部隊為南海支隊（含第55團、步兵第144聯隊），川口支隊（步兵第35旅團、步兵第124聯隊），龍頭部隊，青葉支隊（步兵第2團、步兵第4聯隊），矢澤部隊（步兵第41旅團）】¹⁰商

議，在美軍登陸後，旋由駐拉布爾之三川軍一中將決定以運輸船三艘輸送二設營隊（擔任飛機場及其週邊設施建築）及最大容量的糧秣¹¹至瓜島，遂行增援作戰；至此，雙方即將展開長達半年的島嶼爭奪戰，其中包括七次海戰，十次陸上激戰¹²。本篇著重於五次海戰說明，陸上作戰僅略述。

肆、戰爭經過

一、沙窩島海戰（Battle of Savo Island）（第一次所羅門海戰）：

8月7日1300時三川率烏海號自拉布爾啟航，沿中央水道，直指瓜島；1605時會合天龍、夕張等第六戰隊艦船，直指布干維爾島東部海域，同時對第七潛戰隊下達「急遽推進至土拉齊方面，攻擊敵艦艇。¹³」（計伊號—121、122、123，呂號—33、34¹⁴），另由明陽、宗谷等艦自拉布爾發航，欲奪回瓜島；1900時，南下的三川部隊，在聖喬治角（Capt St. George）外海會合，8日1026時，一架澳洲偵察機發現航行中的三川部隊，但未能立即通報，且將此船隊中的巡洋艦誤判為水上飛機母艦¹⁵；午夜，日軍明陽丸（搭載陸戰隊519員）突被美S-38潛艦擊沉。兩項重要情資均延宕通報，致盟軍部隊無法掌握敵情先期展開部署。

8日滕納少將獲得兩項情資「一為福萊澈航母部隊已脫離現場。二為日軍水面部隊已自拉布爾南下，有襲擊之可能¹⁶。」當晚，滕納少將研判日軍將襲擊吐拉齊，遂指示司卡特少將（Norman Scott）率隊在吐拉齊與瓜島間巡邏（東

巡邏區，重巡洋艦二艘、驅逐艦二艘）（東部海面警戒及港灣東部水道入口¹⁷）；另由澳洲海軍克魯志勒（Adm, V, A, C, Crutchley）將軍率盟軍艦艇，以沙窩島為中心，區分為南（澳軍重巡洋艦二艘、美重巡洋艦二艘、驅逐艦二艘）（封鎖沙窩島至艾比蘭角的水道入口¹⁸）、北（美重巡洋艦三艘、驅逐艦二艘）（封鎖沙窩島至佛羅里達島水道¹⁹）合計三區，另於南、北巡邏區外圍，派裝有雷達之驅逐艦布洛號（Blue）、塔巴號（Ralph Talbo），實施警戒巡邏（如圖3），同時兼顧並策應瓜島及吐拉齊兩地運輸船隊安全。

在夜間失去空中掩護兵力（福萊澈航母部隊已撤離地區）的盟軍，於2315時，滕納與克魯志勒等人，在旗艦召開會議，而各巡邏區的艦艇已長達48小時處於連續的備戰情況下未休息，官兵身心俱疲。

日軍指揮官三川軍一中將（Vice Admiral Gunichi Mikawa）基於美軍的突擊行動，研判美軍的反攻行動，以指向所羅門群島的公算及次年實施最為可能（但聯



圖3 盟軍巡邏區劃分（作者自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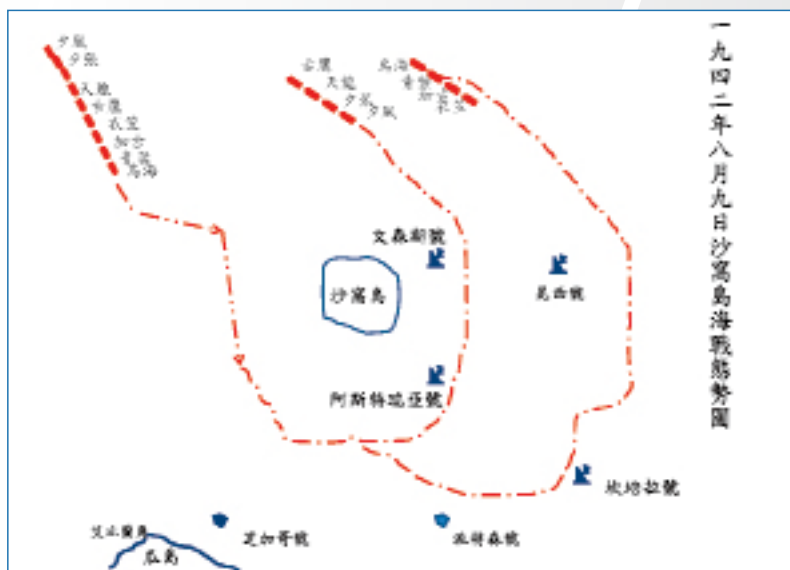


圖4 沙窩島海戰示意圖（作者自繪）

合艦隊研判，以美軍之反攻最為可能²⁰；因此認為係捕捉美艦隊的良好時機。）故此次之行動應以破壞機場為主；至此可明顯判斷美、日雙方情資的研判已產生用兵重點之不同，美軍在於策應吐拉齊與瓜島的運輸船團安全，與未來計畫的發展；而日軍在於防止美軍破壞瓜島機場，而欲奪回瓜島為考量，以能重建制空與制海。另由於三川考量所率部隊多未實施合同訓練，遂下達「避開複雜的運動，採行單縱陣一航過之襲擊。避退敵航空母艦之攻擊圈外²¹之腹案。」8日，三川派遣水上偵察機四架，對瓜島海域實施搜索，確認瓜島250哩內無美軍之航空母艦，空中威脅顯著降低，水面作戰將是勝負的重要關鍵。2313時，三川已抵瓜島西北海域，再派機實施偵察，2345時，日軍之偵察機為巡邏區外圍之哨戒艦塔巴號發現，而此一情資又未傳達至滕納，且該批飛機至少在盟軍巡邏區盤旋一小時半²²。各艦均誤判為美飛機，直到9日0043時烏海艦發現美軍，復於0050時再次發現美軍，日艦隊均採迴避，0132時，抵沙窩島南方海域後，0136時，三川距南巡邏區支隊12500碼，三川下達「全軍突擊」²³之命令，烏海艦先以魚雷實施攻擊，各艦繼以猛烈之砲擊，日軍耗時6分鐘即奪取盟軍南巡邏區之制海（坎培拉號沉沒、芝加哥號重損）；0148時，美軍已收到南巡邏區的警訊，因視線淪為暴雨遮蔽，無法目視南巡邏區狀況，故無防範作為。日軍續

轉向東北方，分由烏海、古鷹率兩分隊採夾擊之勢，續對北巡邏區實施攻擊（如圖4），致北巡邏區各艦均沉沒，東巡邏區各艦仍未能馳援。0220時，日軍重整隊形，似有乘勝掃蕩之感。0240時，三川顧慮天明後之美軍航空兵力，日軍遂返航，未再實施泊地攻擊與追擊。此役除日軍之運輸艦明陽號為美軍潛艦擊沉，宗谷號受三川之命中中止登陸外，亦顯示盟軍三巡邏區之間，雖配備雷達，但相互支援的機動力、夜戰能力及訓練均不足，造成各自應戰之缺失。

二、東所羅門海戰（第二次所羅門海戰）

日軍在中途島海戰後，即體認航空決戰時代的來臨，從政策面改變其用兵思想，將運用航空兵力擔任艦隊戰鬥主力，並改以航空母艦為核心的編組，以增加艦隊的防禦縱深，期能大幅獲得反應時間與搜索範圍（如圖5）。

繼沙窩島海戰後，美軍已陸續登陸約16000員陸戰隊，期間雙方僅有零星之接觸，美軍續積極加強瓜島的防禦，並廣續機場整建與進駐。8月中旬，美軍電偵資料顯示，日軍航空母艦艦隊已推進至吐魯克，美軍的反應是8月20日進駐12架俯衝轟炸機及19架戰鬥機²⁴，福萊澈率三艘航空母艦組成的特遣艦隊，於瓜島東南方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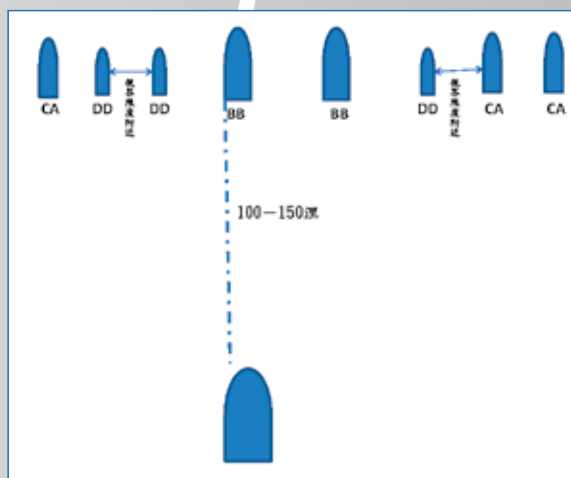


圖5 日軍航空母艦接敵基準配備（參考：日軍對華作戰紀要（31），瓜島攻防戰與海運力量之調整，作者自繪）

域巡弋，護衛海上交通，並保持於日偵察機的偵察範圍外²⁵。此行動亦為日軍空中偵察得知。日軍為擴大沙窩島海戰戰果，亦著手積極規劃所羅門群島的規復（或稱「加」作戰），同時將艦艇、海航兵力進駐土魯克。

8月9日，日本大本營陸、海軍研究，登陸之美軍部隊約3000員，以陸軍的一木支隊（原駐關島）及步兵第41聯隊，與海軍協同，可擊滅美軍，迅速奪回瓜島。8月15日，日軍登陸部隊分為挺進隊與第二梯團，自土魯克駛瓜島，而登陸之一木支隊（約2400員），係以奪回及確保機場為主²⁶，狀況不利時，將退守瓜島之一角，等待後續部隊到達。另一方面橫須賀鎮守府第五特別陸戰隊（稱橫五特，約113員）於8月12日進駐拉布爾，在烏海艦直接護航下，預18日分乘田中少將（Radm. Ragio Tanaka）所率驅逐艦六艘、運輸艦三艘登陸瓜島（「幾」作戰）。在陸上作戰方面，日本陸軍仍堅持「禮」號作戰（摩勒斯比港的陸上攻略）為主，故其主

力仍以第17軍之南海支隊為主（8月21日再將矢澤所屬的步兵第41聯隊納入）。

18日一木支隊第一梯次登陸部隊約819員於2300時完成登陸，因美軍艦隊的出現，第二梯團受命於海上轉向退避，在未待後續第二梯團登陸之第一梯團，即沿海岸線向西前進，先行投入戰場，該部隊在叢林中穿梭交戰，至21日1500時，已陷戰況不利情形而潰不成軍，為美陸戰隊全數殲滅；

20日0830—1205時，日軍哨戒機在瓜島東南方250浬海域附近，發現美航空母艦（福萊澈所屬）等艦艇，此時，田中賴三少將（第二水雷戰隊司令官），正率神通、陽炎等艦（第二梯團）緩慢接近瓜島，即獲命令返航；

次日，聯合艦隊下令近藤所率的支援部隊【前進艦隊（第二艦隊，駛所羅門東北海域，襲擊美南太平洋艦隊）、機動艦隊（第三艦隊，擔任轟炸機場及引誘美艦隊艦艇，為近藤創造戰機）】編成，其中，近藤中將所率的機動部隊前往支援（翔鶴、瑞鶴、龍驤、風雪、夕雪、卷雲、秋雲、時津風、天津風、初風、秋風、比叡、霧島、熊野、鈴谷、利根、築摩、長良等艦），兩部隊於8月21日會合，前往瓜島北部海域，以奪取制海，並掩護田中所率之登陸部隊登陸瓜島。21日0500時，日本海軍前進部隊與機動部隊會合，22日1000時，第二梯團（後續登陸部隊）位瓜島北方390浬向南航行，機動部隊在其東北方200浬，前進部隊在其西北方120浬；三川中將獲悉支援部隊南下，即命第二梯團返航，預24日再次登陸。

在此之前，雙方雖有空中攻擊，但日軍仍無法判明美軍主力所在。24日1000時，機動部隊之支隊由原中一少將率隊，向瓜島發動第一次攻擊後轉向北方，但於1357時為美軍所發現，遭致福萊澈的空中兵力攻擊，龍

致行動失敗（即血嶺之戰，Battle of The Bloody Ridge與馬坦尼河之戰Battle of The Matanckan River）。此次攻擊失敗主因於對島上美軍兵力數量判斷、糧秣不足、火力劣勢、通信不良且對瓜島的地形資料欠缺所導致。

10月初，日軍鑑於川口支隊攻擊的失敗，第17軍欲將第二師團主力，在10月中旬後推進至瓜島，聯合艦隊為因應地面部隊任務遂行，將以運送登陸部隊及阻止美軍增援為考量；然瓜島的航空兵力仍是其整體行動成功的最大阻礙，遂將其海上兵力調整為主力（大和、陸奧、第9戰隊、第7驅逐隊）、前進部隊與機動部隊，以適應作戰需求。美海軍為護航那美亞至瓜島的增援部隊，於瓜島週邊配置遠程警戒兵力，計有：瓜島西南約180哩之航空母艦（大黃蜂號，茂烈少將，Radm. G. Murray），東方約90哩之戰鬥艦華盛頓號（李氏少將 Radm. W. A. Lee），隆尼爾島（Rennell Island）附近之驅巡艦群（64任務支隊，計重巡洋艦、輕巡洋艦各二艘、驅逐艦五艘）（如圖7）。而自美軍取得機場後，已獲得日間的制空權下，亦相對掌握制海權，但夜間因日軍仍熟稔夜戰，夜間日方仍可利用此一戰技保持優勢。而自沙窩島海戰後，司卡特對於日軍習於夜戰之能力，即著手實施嚴格的夜戰訓練，並反覆演練與提示要領，訂定夜戰計畫，且實施實戰訓練，以記取沙窩島海戰的慘痛教訓。



圖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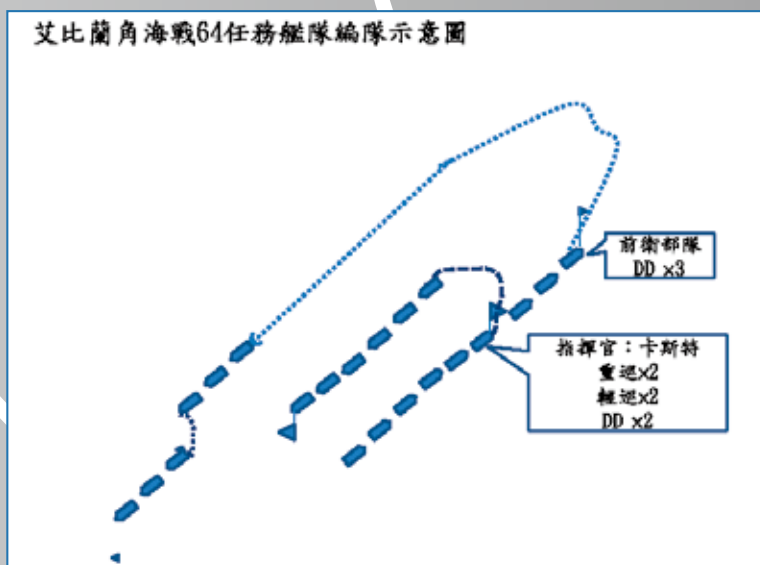


圖8

自第二次所羅門海戰後，日軍持續以「東京快車」的方式增援瓜島，並配合任務之執行，對美陣地實施騷擾、砲擊或轟炸，10月11日1600時，美海軍獲得日軍「東京快車」的編組已向南航行，欲向瓜島強行輸送，計有後藤少將率領的砲擊艦群【（重巡洋艦青葉、古鷹、衣笠，驅逐艦初雪（Hatsuyuki）、吹雪（Fubuki）】，城島少將（Radm. T. Joshima）率水上飛機母艦二艘、驅逐艦六艘。司卡特少將得報後，即迅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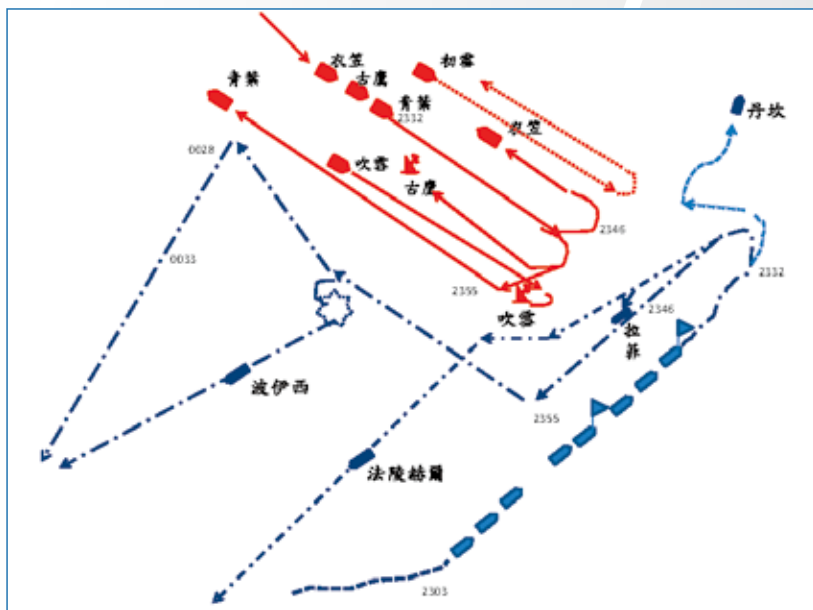


圖9

率64任務艦隊啟航，並以高速指向瓜島，欲先期佔取北方有利位置，以能截擊日軍艦隊；1810時再獲情傳，日軍漸接近瓜島，2100時斯卡特已率隊抵瓜島西部海域，轉向北方，並以巡邏機實施搜索，2228抵艾比蘭角西北海域，以單縱隊隊形向瓜島前進。2303時，司卡特基於航安考量，改向東北方前進，2333時再修正航向至230度（如圖8），在轉向時，因3號部位之菲拉艦與4號部位之舊金山艦，無法保持部位，產生距離間隙，2346時7號部位之赫勒拿艦發現日軍艦艇，雙方相距至5000碼，隨即開火射擊，美日艦艇進入砲擊，互有損傷，2355時，日艦轉向西北方欲脫離戰場，12日0028時，日艦已逐漸拉長射擊距離，司卡特遂下令返航；本次砲戰造成美軍計驅逐艦丹坎沉沒，巡洋艦波伊西、鹽湖號重損，驅逐艦法陵赫爾輕損，日軍巡洋艦古鷹、驅逐艦吹雪沉沒，青葉重損（圖9）。此後日軍仍以「東京快車」之方式，利用夜暗與黎明之前持續增援登陸部隊與下卸物資，一旦天明即被駐守瓜島之岸置飛機攻擊所阻滯；由此可見黑夜與白晝美日雙方各擁有優勢的時機，其意為雙方仍未能有效掌握地區之制海。

四、聖克魯斯群島海戰

連續的接戰後，日軍已意會出駐守於瓜島的美軍強大的戰力，為配合日軍地面部隊的整備與攻擊行動，自9月起，陸續以快速艦艇執行人員、戰備物資、及火砲

與彈藥輸送至瓜島，同時將聯合艦隊的海軍，推進到所羅門海域，以能策應瓜島機場的制壓，不斷地對瓜島以零星砲擊掩護，導致島上機場受創，而運送至島上的日軍亦逐漸增強，日軍已將攻佔瓜島列為優先行動，預10月20日（Y日）在海空掩護下奪取機場。但其地面部隊（第二、第三八師團，均屬第十七軍團）仍遲滯於海灘附近，或叢林中（因地形困難，兵力及物資移動無法配合），攻擊行動難達預期，無法突破美軍的防禦陣線，且沒有特殊的戰果顯示，迫使日軍將Y日延後。

尼米茲免除了高慕里中將的職務，改派海爾塞擔任，10月24日羅斯福總統打開維持歐洲渡海作戰兵力（代名火炬之北非登陸）或增援瓜島的僵局，決心迅速增援瓜島；此刻，日軍在瓜島的地面攻擊威脅已漸減，但美軍卻發現以四艘航空母艦之主力，出現於聖克魯斯群島海域；海爾塞為堅守瓜島，並採積極的增援行動，命令金開德率兩航空母艦支隊（大黃蜂號及企業號），直駛瓜島東北海域。日軍為因應第十七軍團的反攻，編組前進部隊與機動部隊，惟無法獲知美軍航空母艦之位置，且不知企業號航艦已將出現在此海戰中（山本認為該艦已沉沒）。故特別要求加強聖克魯斯群島海域的警戒（圖10）。原預定10月24日發動之地面攻擊行動因遇豪雨影響而延遲，25日0020時機動部隊接獲「瓜島機場已於2100佔領³²」的訊息，即與前進部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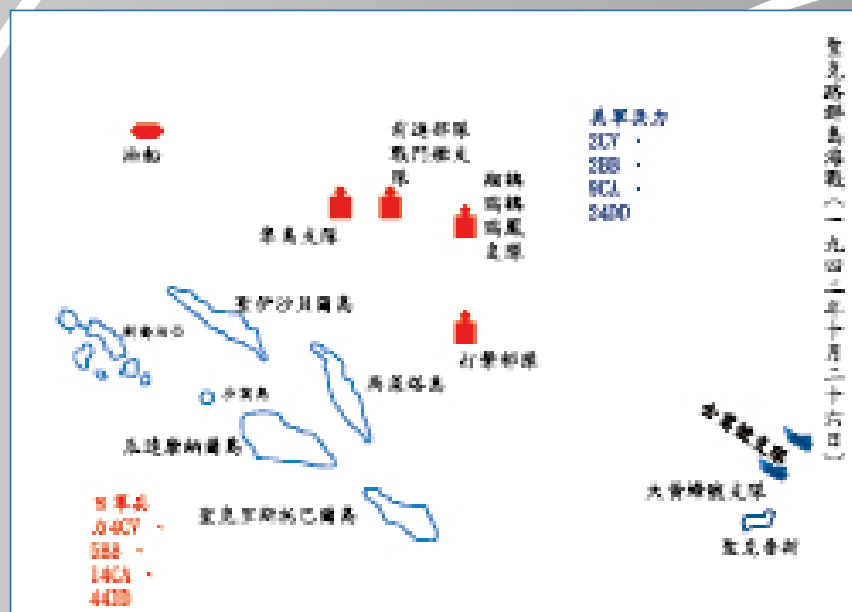


圖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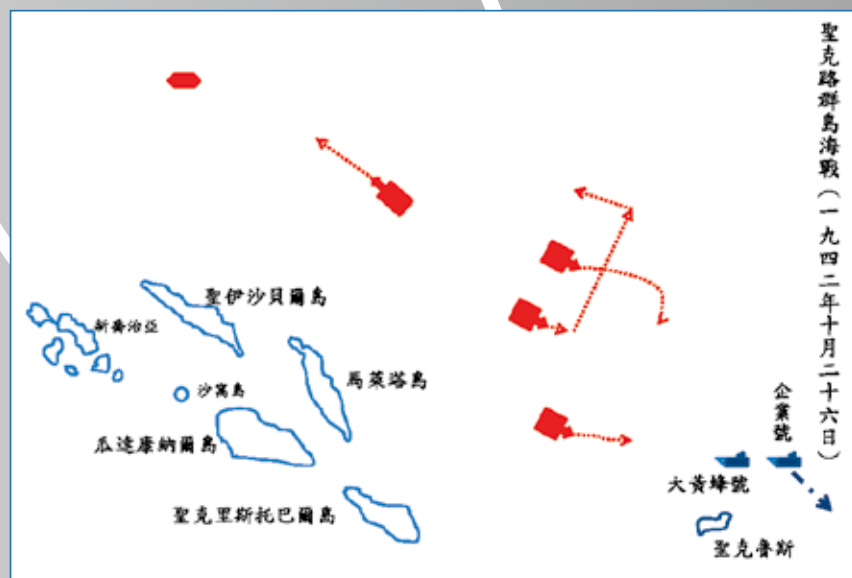


圖11

分離南下，迄0500時再接獲「機場未曾佔領，主力目前在機場附近激戰中」，機動部隊遂北返，但已耗掉大量燃油。當夜第二師團預再實施總攻擊，機動部隊再度南駛，自2130時起至26日0050時止，已與美軍的機群接觸但無損傷，0415時瑞鶴號發現美軍部隊，雖情傳機動部隊，但0450時翔鶴艦派出的偵察機亦發現美軍船隊，同時情傳機動部隊（其方位125度210浬），但錯用偵察機符號，致船隊位置產生誤差，以致兩重要訊息未被採信。海爾塞已確定日軍船團已距

200浬，旋即以企業號為中心完成圓形編隊，另以大黃蜂號為旗艦編成防空屏衛，並在黎明前下達「攻擊、攻擊³³」之命令，日軍亦於0525時發動空中攻擊，但已失先機，0740瑞鳳中彈，甲板無法起降飛機，即離隊返土魯克，0910時，大黃蜂號中彈失去動力，但大黃蜂之戰機仍使翔鶴、筑摩（Chikuma）中彈起火，亦被迫相繼脫離戰場；在後續的交戰中，企業號甲板中彈，金開德

下令返航，大黃蜂號中彈漂流，後為日軍魚雷擊沉，27日聯合艦隊在無法偵獲美艦情況，下令支援部隊返航土魯克（圖11）。此役雙方在艦船、飛機及飛行員的損毀數量上互有損傷，但後勤能力與飛行員的訓練方面，美軍遠勝於日軍，雙方未來在制空權的爭奪實力已逐漸加大；同時在瓜島的日軍地面攻勢亦無法達到效果，而趨於沉寂。

五、瓜島海戰

1942年10月27日起，日軍聯合艦隊深感奪回瓜島的作戰毫無進展，且美軍在該島的兵力及建設漸有規模，遂將兵力調回土魯克實施編組重整再出擊，圖能阻止美軍持續的增援瓜島。另對於登陸作戰所需之多次運輸艦艇，及基於制空條件不足，海軍否定陸軍實施多次運送的作為，僅認為以實施一次，較能奪取海、空局部優勢為有利。在瓜島地面作戰部分，日軍已面臨攻守異勢的惡劣情勢，投入戰場的部隊受苦戰與疲憊所限；而前述之航空兵力不足，且無適當的前進（中繼）基地等因素，致攻擊效果受極大影響。故第17軍司令官為準備下一次的反擊，擬定以運輸船11艘，運送第38師團主力投入瓜島；經陸、海軍協調的結果，即由聯合艦隊之基地航空隊、第8艦隊，實施船團的護航與瓜島機場之制壓，另由第2、3艦隊之一部支援護航作戰與決戰。在美軍方面雖派遣海、空軍對瓜島海岸實施封鎖，仍無法有效斷絕日軍對該島守軍的補給與增援，甚至於美軍的後勤艦艇亦有安全顧慮。雙方的攻勢形成膠著，沒有顯著進展，美軍預定在11月11日－12日實施一次大規模的增援，以強化瓜島的戰備。

一、美軍編組：南太平洋艦隊司令海爾塞中將，駐那美亞，下轄：

（一）第67特遣艦隊，指揮官滕納少將，下轄：

1. 67.1運輸分隊－契蘭上校，計運輸艦四艘，載運美步兵182團（缺第三營），陸戰隊第四團，及海軍陸上防禦部隊，由67.4支援分隊派巡洋艦×1（波特蘭號）、驅逐艦×3（巴頓號、蒙仙號、阿班倫號）護航，自那美亞駛瓜島。

2. 67.4分隊－加拉漢少將，計巡洋艦五艘、驅逐艦十艘。

3. 62.4驅巡分隊－司卡特少將，計巡洋艦二艘、驅逐艦四艘。

4. 貨船分隊－計貨船三艘，載運陸戰隊人員，以及彈藥、器材、給養等，由62.4驅巡分隊護航，自散托開赴瓜島。

（二）第63任務隊－指揮官費茲少將，下轄：

1. 亨得遜機場航空隊，各類飛機94架。
2. 散拖機場航空隊，各類飛機74架。

（三）第16任務分隊－指揮官金開德少將，下轄：

1. 航空母艦企業號－各類飛機79架。
2. 巡洋艦分隊－巡洋艦二艘。
3. 驅逐艦護衛隊－驅逐艦三艘。
4. 驅逐艦分隊－驅逐艦三艘。

（四）第64任務艦隊－指揮官李少將（Adm. w. A. Lee），下轄：

1. 戰鬥艦分隊－戰鬥艦二艘（華盛頓號及南達科他號）。
2. 驅逐艦護衛隊－驅逐艦四艘。

二、日軍編組：最高指揮官為山本大將（Adm. I. Yamamoto），駐地土魯克，下轄：

（一）攻擊部隊（前進部隊）－指揮官近藤中將（Vadm. N. Kondo），下轄：

1. 襲擊支隊，阿部中將（Vadm. H. Abe），轄：

- （1）戰鬥艦分隊－戰鬥艦二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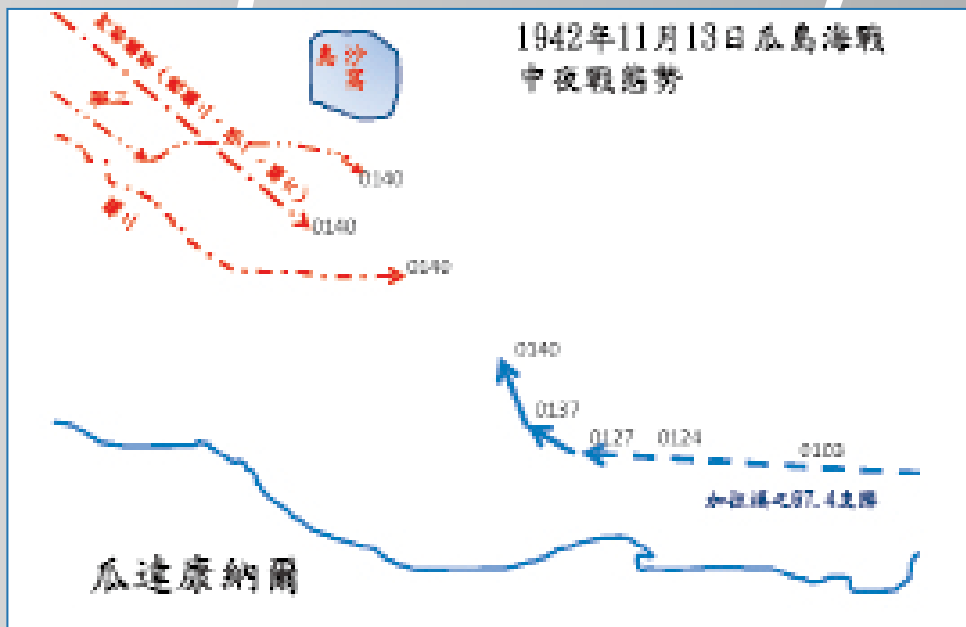


圖12

(2) 第十驅巡艦隊－輕巡洋艦乙艘、驅逐艦六艘（擔任護衛）。

(3) 第四驅逐艦戰隊－驅逐艦五艘。（擔任掃雷）

(4) 第二十七驅逐分隊－驅逐艦三艘。（擔任巡邏）

2. 攻擊支隊（主力），近藤中將兼任，轄：

(1) 砲擊艦群－戰鬥艦乙艘及巡洋艦二艘。

(2) 護衛艦群－驅逐艦六艘。

(3) 掃雷艦群－驅逐艦三艘。

(4) 預備艦群－驅逐艦二艘

3. 航空支援支隊，栗田中將（Vadm. G. Kurita）轄：

(1) 航空艦群－航空母艦二艘及其護衛艦。

(2) 支援艦群－戰鬥艦二艘及巡洋艦乙艘。

(二) 南海部隊－指揮官第八艦隊司令三川中將（Vadm. G. Mikawa），轄：

1. 支援支隊－三川中將兼任，轄：

(1) 支援艦群－重巡洋艦二艘、輕巡洋艦乙艘、驅逐艦二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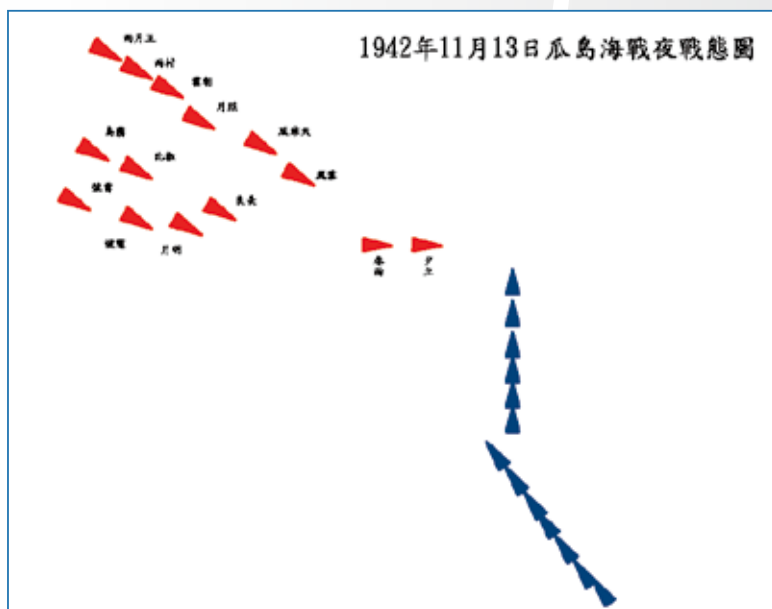
(2) 砲擊艦群－重巡洋艦二艘、輕巡洋艦乙艘、驅逐艦四艘。

2. 增援支隊－田中少將（Radm. R. Tanaka），轄：

(1) 運輸艦群－運輸船十一艘。

(2) 護航艦群－驅逐艦十一艘。

(三) 陸基航空部隊－指揮官，第十一航空軍司令久坂中將（Vadm. J. Kusaka），駐拉布爾，轄第二十五、第二十六航空隊，總計各類戰機215架。



13

(四) 潛艇部隊—指揮官第六艦隊司令小松中將 (Vadm. T. Komatsu)，駐吐魯克，轄：

- 1.巡邏支隊—潛艇十艘。
- 2.偵察支隊—潛艇四艘。

戰役自11月13日起至15日止，中間經過數次會戰，分別敘述如後：

一、11月13日：美軍貨船分隊，於11月10日在航行途中已為日軍潛艇之飛機發現，於次日黎明時，航抵倫加角，即遭日軍俯衝機群轟炸，各艦無重大戰損；12日0540時，契蘭上校所率之運輸分隊亦抵倫加，旋即實施卸載，同時護衛兵力於三涅外執行護衛任務。11月12日1317時，分隊實施卸載時，海岸之瞭望發現日機進襲，67部隊即令各艦暫停下卸，並完成分散與防

空部署，1405時，日軍魚雷轟炸機抵倫加上空，並向美艦投擲魚雷攻擊，美艦採迴避方式，至1413時已擊落日機數架。1415時，美艦開始向位於瓜島的塔薩法朗加（Tassafaronga）陣地實施砲擊，期間日軍航兵力仍續朝美艦轟炸，唯戰果有限，甚有損傷或墜毀。隨後美艦隊接獲情報：「位瓜島西北方335浬處，發現日戰艦二艘、巡洋艦二艘及驅逐艦六艘，另位瓜島北北西方200浬處，日驅逐艦五艘，向瓜島航進。」但當時加拉漢少將所率之67.4分隊兵力有所懸殊，支金凱少將的第十六分隊距離甚遠，支援不易，即決定派加拉漢率艦迎戰，以能阻滯日軍並爭取金凱部隊馳赴戰場之時間。加拉漢率領各艦於沙窩島

(Savo island) 東南倫加角外海，以單縱隊之隊型準備迎敵；11月13日0103時，加拉漢率隊向西前進（如圖12），0124時，美艦隊雷達已發現，日艦隊約位312度至310度（如圖13），距離27000碼至32000碼，0127時美艦隊右轉航向310度，0130時美艦赫勒拿號通報「日艦隊位本艦隊左前方，距離14500碼，航速23節，航向105度接近中。」，0137時，美艦隊再右轉向北航進，同時加速至20節。期間美驅逐艦忽發現日艦自艦艏左方橫越穿越，距離僅3000碼，遂即通告各艦，於0141時，左轉航向315度接戰（如圖14、15），0150時雙方距離接近至1600碼，雙方在混亂中相互砲擊，日襲擊支隊司令阿部中將，對於夜戰欠缺明確掌握，下令北駛，但美艦隊適由日艦編隊中穿越，



圖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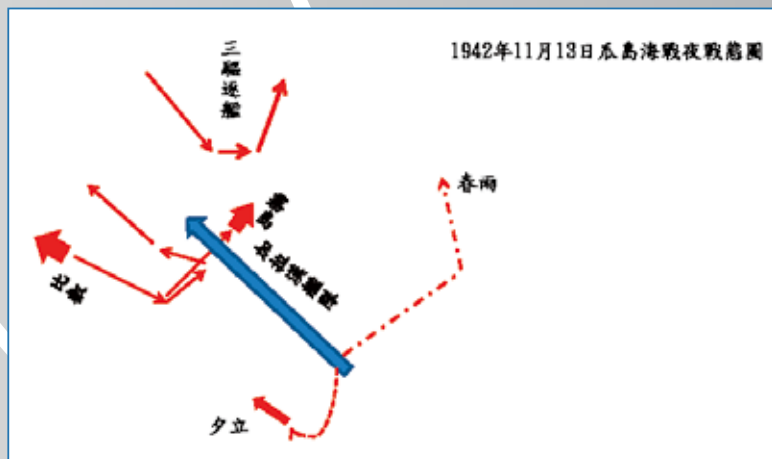


圖15

雙方續交戰，同時互以魚雷攻擊，11月13日0200時，阿部下令撤退北航。日軍此役失去戰鬥艦乙艘、驅逐艦二艘，但近藤中將原擬之瓜島輸送援兵及補給之企圖，仍未因阿部的受挫而轉變；此刻三川中將所率之部隊已依原計畫南下，並將對亨得遜機場實施砲擊；田中少將則率所屬船隊在驅逐艦的護航下，向瓜島前進。

二、13日，美偵巡機發現田中部隊，三川部隊向北沿沙札爾（Choiseul）—聖大埃斯貝（Santa Isable）外圍，於入夜後抵沙窩島附近，並沿新喬治亞群島南邊巡航，另西村率鈴谷、摩耶、天龍等進入鐵底海峽（Ironbottom Sound），隨後開始對亨得遜機場實施制壓，0205時，西村任務結束於沙窩島北方海域歸隊駛布干維爾島。14日黎明後，美機開始實施偵巡，並發現田中部隊沿狹縫海峽向東南方前進（位亨得遜機場西北方150哩），此刻三川部隊位機場西方140哩，兩部隊相隔著新喬治亞群島；美軍之空中兵力即向三川部隊實施攻擊，衣笠及五十鈴中彈。另一方面敢赴戰場之企業號航空母艦，亦獲相關情資，續於0950時再對三川部隊進襲，衣笠再中彈燃燒，計烏海、摩耶、五十鈴、滿潮等均受創返港。0730—1150時，瓜島之飛機均持續掌握田中部隊之動態，當目標確定後，即由亨得遜、散托機場及企業號之飛機進行攻擊。

三、李氏少將率64任務艦隊，於14日抵瓜島南方約100哩海域，當日1600時，獲悉新喬治亞群島之日艦隊已向南接近，距瓜島150哩（近藤部隊）；⁶⁴任務艦隊以單縱隊隊型，沿瓜島西側海域北巡，航行中僅發現田中部隊所屬運輸艦之殘骸，2110時，李氏部隊轉向東駛，欲攔截近藤部隊，但對近藤部隊的情資仍屬有限。2210時，橋本的部隊先發現⁶⁴任務艦隊，除追蹤美艦隊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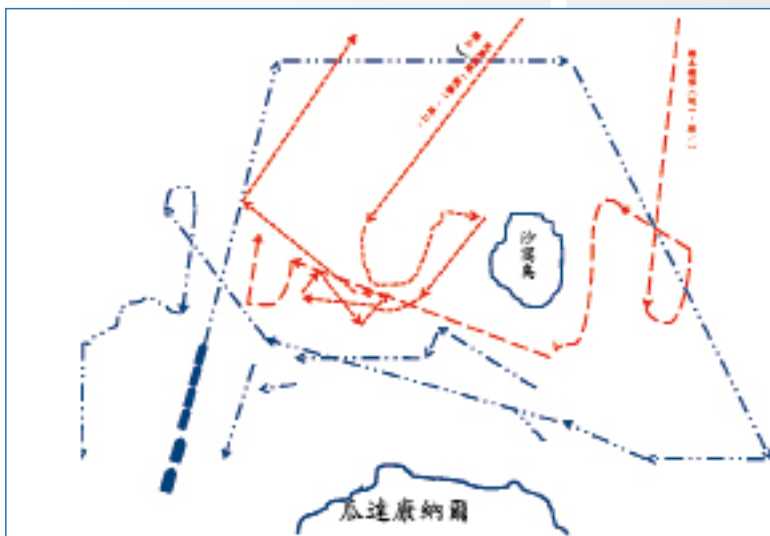


圖16

另派驅逐艦裏波及縷波艦繞行沙窩島西側向南偵察，同時橋本將此訊息通報近藤；近藤除下令攻擊外，並命木村部隊於沙窩島西北海域待機。2300時，美艦華盛頓、南達科他號雷達相繼發現日艦，雙方相距18000碼，2316李氏下令射擊，日艦川內、敷波向北轉向；2325時，美日雙方於沙窩島南方海域，互以艦砲及魚雷交戰；2348時，64任務艦隊撤離戰場（圖16）。15日0020時近藤部隊亦脫離沙窩島海域。

伍、雙方缺失

此一長達半年多的戰爭，從地理位置而言，美日雙方距離戰場已有長短的差異，日軍又被寬廣的太平洋所限制，致戰線拉長，且日軍缺乏中繼基地，雖有拉布爾基地的支援，但受限於腹地與資源，仍無法有效確保海上交通的自由，反易遭翼側威脅，反觀美軍的補給能直接從澳洲等地實施，使得後勤補給源源不絕；兩

者之間已形成極大的先天差異。

就瓜島的攻防而言，日本大本營係以南太平洋諸島嶼為其外廓，期能截斷美、澳的連絡，進而阻隔美軍的反攻；而地理條件上所顯示所羅門群島、新喀里多尼亞、斐濟等外圍島嶼，皆和新幾內亞相距甚遠，因此，海、空優勢及基地的確保，均攸關作戰成敗。以美軍突擊登陸後的情勢分析，美軍在太平洋地區之態勢已明顯轉為攻勢，日軍又歷經珊瑚海、中途島等戰役後，實力已較戰前為弱，顯見長期作戰有賴於軍事物質、生產等後支力的持續投入，及各類的補充；而日軍在情報的研析錯誤，及忽略後勤的重要，一味的以劣勢兵力逐

次投入島嶼的攻防，就全程而論日軍的作為實不利爾後作戰。此外，以日軍所計畫，在劣勢情況下，運用美軍海、空兵力無法全面掌握優勢之際，採滲透及逐次運送人員、物資等進入瓜島，能否實施爾後總反擊的需求，從戰史中已確認難以維持長期戰鬥。但戰役過程仍有諸多探討與學習之處。即以克勞塞維茲在其戰爭論一書中認為，戰略的要素包含精神的、有形的（軍隊的戰鬥力）、數學的、地理的及統計的（給養與補充等）³⁴，為戰爭中形成優勢的有利條件，因此，就當時戰場優勢獲得而言，以這些要素觀察這場島嶼的爭奪，可以看出雙方勝負之端倪；

一、戰略方面：

（一）陸、海軍認知不同，導致對島嶼攻勢的評估錯誤，因此軍（兵）種在思想上產生認知的錯誤，使軍事戰略無法形成共識，以能有效指導軍種戰略，除造成

兵力及戰力的虛執外，更將影響作戰目標的確立、與聯合作戰的成果，致野戰戰略上無法形成優勢（或局部優勢）。

（二）後勤能力不足（含補給、運輸及衛生）：當日軍在歷經珊瑚海及中途島海戰後，已出現後勤支援不足的窘境，卻要將有限的兵力及資源同時投入中國、緬甸等戰場，甚至於要寄望與因應軸心國的要求，向印度洋等地西進，形成有限的軍事物資，難以支撐各作戰區及軍兵種之消耗；即以瓜島的攻防而論，當連續兩次的陸上反擊失敗後，日軍大本營之水面兵力雖仍可與美軍抗衡，但航空及運輸工具，除數量不足，對海上漫長的補給線有極大的威脅外，其生產能力已難與美國相提並論，長時間的持續耗損，實無法支應戰爭；另一方面亦造成島嶼應援作戰，糧食無法充分供給，導致投入於瓜島的前方部隊飽受饑餓之情況，復以衛勤亦無法配合，官兵身體病痛，均是影響此次戰役失利的原因。

（三）無法形成優勢（或局部優勢）：克勞塞維茲認為數學的優勢不外乎空間與時間的集中，日本陸軍不斷的以滲透方式對瓜島增援，期望藉小兵力逐次投入戰場，以能奪回機場與殲滅美軍，無奈的是未能奪取制空與制海，以致小兵力未能有效集結，無法對島上的機場、灘頭等處目標集中，形成有利態勢，造成時間上的拖延，更不利長期戰爭。另海軍兵力，因與陸軍在認知上的相左，戰役全程多擔任護航、滲透等任務，未能主動與有效運用於制海的爭奪。

（四）喪失主動、逐次投入：互作戰全程，日軍的陸、海軍在對於瓜島的認知價值上的不同，及未能思考兩棲登陸作戰時應有的海、空優勢，且未能準確地評估美軍的戰力，考量如何形成地面、水面及空中的優勢（或局部優勢），以圖奪回瓜島；然自美軍的突襲登陸

後，日軍即陷於上述錯誤的思維中，在陸上行動除誤判的守備兵力外，且一味的運用滲透方式，運送小部隊至瓜島，無法在灘頭甚或是攻擊行動中形成局部優勢，將戰力耗損於爭奪的過程；而各次爭奪制海的行動多歸因於制空無法達到需求，無法掌握行動的主動性，致陸、海聯合作戰行動無法達到圓滿，不僅影響瓜島的爭奪，其結果雖放棄了瓜島，亦使爾後西南太平洋的作戰更喪失主動。

（五）兵力的持續消耗：所謂「所羅門消耗」，係以日軍

於昭和17年8月登陸瓜島至19年2月放棄拉布爾止的一年半時間，由瓜島撤退的六個月為第一期³⁵，前期為892架，飛行員2362員，後期為6203架，飛行員4824員³⁶，達開戰之初日軍的生產總數2172架的三倍以上，合計損失飛機7096架³⁷，消耗量遠超過生產量，不僅造成後勤能力的極重的負擔外，更直接影響整個作戰全程因空中優勢（或局部優勢）的不足，致無法掌握戰場主動。而先後投入兵力亦達31404員，作戰中送回之傷患740員，撤退人數9804員，日軍在瓜島損耗達66%以上³⁸，其中據估計餓死之人員亦達15000員以上。戰後日本於民國44年、60年（1955、1971年），前後兩次派遣調查團前往瓜島收容遺體，計帶返7800人的遺骨³⁹。

二、戰術方面

（一）瓜島情資不足：在珍珠港的突擊行動中，日軍為使攻擊行動趨於成功，除不斷搜集港內各項情資，如水面狹隘、市區之高樓等，不易俯衝攻擊，先行調查；甚至於將珍珠港的地形，以鹿兒島、出水、鹿屋、佐伯等處為背景，作為攻擊訓練目標，另將珍珠港的模型地圖，完整的呈現於赤城號（第一航空隊旗艦），讓各級參謀可隨時面對目標區，反覆的思考與改進，對後續行

動助益甚多。但此次戰役，日軍卻無法將瓜島地形資料，作深入瞭解，完整的呈現於登陸部隊，使登陸部隊在叢林中穿梭，影響會合時機，致反擊行動功虧一潰。

（二）通信能力不良：隨著科技發展，戰場的情況瞬息萬變，作戰人員需要即時瞭解真正能顯示戰場環境狀況的融合資訊，並且具備反應、橫縱向協調、及下達指示之能力，俾利任務順遂。因此，戰勝的先決條件是，在全般指揮與管制中，指揮官可以有效地連繫決心下達與執行步調的協同；「通信」的角色在戰場的價值，就是在於將可通達視距外的各個單位，適時且正確地傳遞，其品質的良窳，就左右行動的確實。美軍在沙窩島的夜戰失利，除顯示夜戰訓練能力不足外，更因通信問題，致各巡邏區間未能相互支援，明顯欠缺機動能力。另從日軍地面作戰的反擊可以看出，日軍因為通信不良，使部隊間連繫出現問題，導致協同行動無法齊一，如此的誤失是無法彌補的。

（三）潛艦運用失當：日軍先後動員了三十艘潛艦，擔任「潛行輸送」的任務，達其總兵力的50%以上，日軍應瞭解潛艦隱蔽的特性，此兵力未能將有效的魚雷用於攻擊美軍艦艇，卻轉移至滲透運補，雖為非常時期之革命戰法，若能用於截斷美國本土與瓜島的運輸、或美、澳間的交通線，以彌補空中兵力的不足，結果為疏忽正常的使命。在整個戰役過程中，卻未能將此一特性用於對美軍艦艇的攻擊，以降低美海軍在海上的優勢，反將大批的潛艦兵力擔任人員運送與滲透運補；明顯的錯誤是瓜達康納爾係一島嶼，無法掌握制空與制海，島嶼的安危將亦將失去。因此，島嶼的歸復作戰雖以陸上作戰為主，但失去海空優勢或局部優勢，將是空談。

陸、結論

瓜達康納爾島—這個位在南太平洋上默默無聞的小島，從戰史的記錄分析，日軍為恢復摩勒斯基港的進攻，期能在此群島之東南方，建立一航空基地，以便延伸西南太平洋突出部的頂點。就戰爭性質言，不過就是一場島嶼的制空與制海權爭奪與鞏固；美、日雙方在此過程中展現的突擊、防禦、反擊和海、陸及海、空之間的聯合作戰，使得美軍在兩棲作戰有了長足的進步與教材。但從戰力而言，美日雙方又在此進行一場長期的消耗戰，實際上是雙方國力、人力、物力、生產力及運

- 1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31)，瓜島攻防戰與海運力量之調整，廖運潘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
- 2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31)，瓜島攻防戰與海運力量之調整，廖運潘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81。
- 3 大東亞戰爭全史，服部卓四郎著，國防部史編局譯，P132。
- 4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31)，瓜島攻防戰與海運力量之調整，廖運潘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373。
- 5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31)，瓜島攻防戰與海運力量之調整，廖運潘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0。
- 6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31)，瓜島攻防戰與海運力量之調整，廖運潘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184。
- 7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31)，瓜島攻防戰與海運力量之調整，廖運潘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188。
- 8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31)，瓜島攻防戰與海運力量之調整，廖運潘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188。
- 9 日本海軍的興衰(原書名連合艦隊的覆滅，日本文藝春秋新社出版)，伊藤正德著，國防部譯印，P65。
- 10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31)，瓜島攻防戰與海運力量之調整，廖運潘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206。
- 11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31)，瓜島攻防戰與海運力量之調整，廖運潘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169。
- 12 兩洋作戰，國防部譯印，原書名The Two-Ocean War，作者：Samuel Eliot Morison，p143。
- 13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31)，瓜島攻防戰與海運力量之調整，廖運潘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210。

輸力⁴⁰的爭鬥，也加速將日本帝國推向潰敗的起點，美軍後續長期作戰方針，即以瓜達康納爾島為起點，逐漸向北推進⁴¹，指向拉布爾、菲律賓、台灣、沖繩及日本本土。從戰史的觀察來看，美軍的勝利明白的顯示，戰略的主動已移轉至美軍，此一主動性的喪失，更加速後續太平洋海戰的發展。

此外，從戰史記取教訓，為認識戰爭的重要課題，也就是要知道如何戰勝敵人，其重點無非在於精神與物質上的優勢，將這優勢集中在決勝點上。克勞塞維茲更認為此一優勢，應使用於敵人最感痛苦之地方⁴²；曾胡治兵語錄中有「戰爭之要，不戰則已，戰則必挾

其全力」，因此，中西方對於戰爭中的優勢獲得均不外乎在攻勢作為時，強調「集中」的重要，此役日軍先於目標的認知，產生不同的爭議，進而在陸戰與海戰中，對於兵力的運用，無論在時間、叢林、灘岸或海上等處，多次都未能形成優勢，獲得一決定性的戰果，以致將人員與物質虛擲，淪為無效的投入和浪費。經由缺失的檢討，與理論的印證，我們除了要瞭解戰原並非教條，而須加以活用，切不可將原則作無選擇性的運用外，更應將這些啟示作一深刻而正確的理解。

14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31)，瓜島攻防戰與海運力量之調整，廖運潘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211。

15 兩洋作戰，國防部譯印，原書名The Two-Ocean War，作者：Samuel Eliot Morison，p147。

16 海戰戰略—太平洋爭海權奪戰，施治編，P134。

17 第二次世界大戰海戰檢評(上)，宋鐸著，P162。

18 同前偈書。

19 同前偈書。

20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31)，瓜島攻防戰與海運力量之調整，廖運潘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217。

21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31)，瓜島攻防戰與海運力量之調整，廖運潘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225。

22 兩洋作戰，國防部譯印，原書名The Two-Ocean War，作者：Samuel Eliot Morison，p149。

23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31)，瓜島攻防戰與海運力量之調整，廖運潘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225。

24 海權史(四)國防部譯印，P44。

25 尼米茲傳，波特(E.B.Potter)著，許綏南譯，麥田出版，P289。

26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31)，瓜島攻防戰與海運力量之調整，廖運潘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243。

27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31)，瓜島攻防戰與海運力量之調整，廖運潘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502。

28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31)，瓜島攻防戰與海運力量之調整，廖運潘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09。

29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31)，瓜島攻防戰與海運力量之調整，廖運潘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270。

30 海權史(四)國防部譯印，P47。

31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31)，瓜島攻防戰與海運力量之調整，廖運潘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267。

32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31)，瓜島攻防戰與海運力量之調整，廖運潘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81。

33 海權史，國防部譯印，P52。

35 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綱要，成田賴武著，李浴日譯，黎明文化事業公司，P54。

35 日本海軍的興衰，伊藤正德著，國防部譯印，P77。

36 日本海軍的興衰，國防部譯印，伊藤正德原著，P77。

37 日本海軍的興衰，伊藤正德著，國防部譯印，P77。

38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31)，瓜島攻防戰與海運力量之調整，廖運潘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842。

39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31)，瓜島攻防戰與海運力量之調整，廖運潘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843。

40 二次大戰風雲錄(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World War II)，王書君著，風雲時代出版，P572。

41 聯合艦隊的覆滅，伊藤正德著，劉宏多譯，王書君校譯，風雲時代出版，台北市，P115。

42 戰爭原則釋義，馮倫意編纂，先總統蔣公審定，黎明文化事業公司，p77。